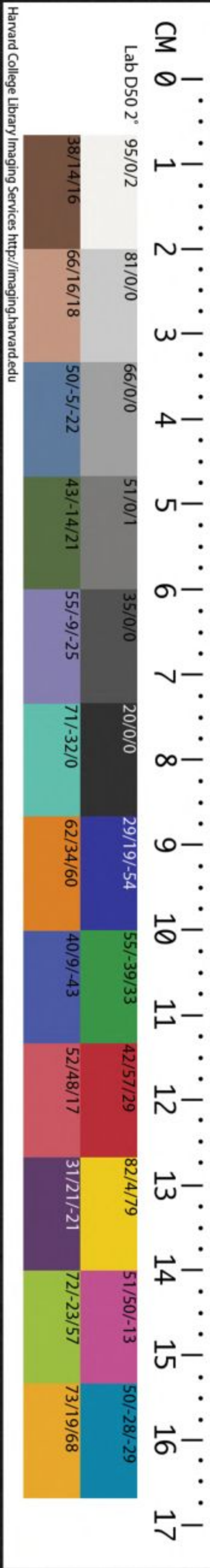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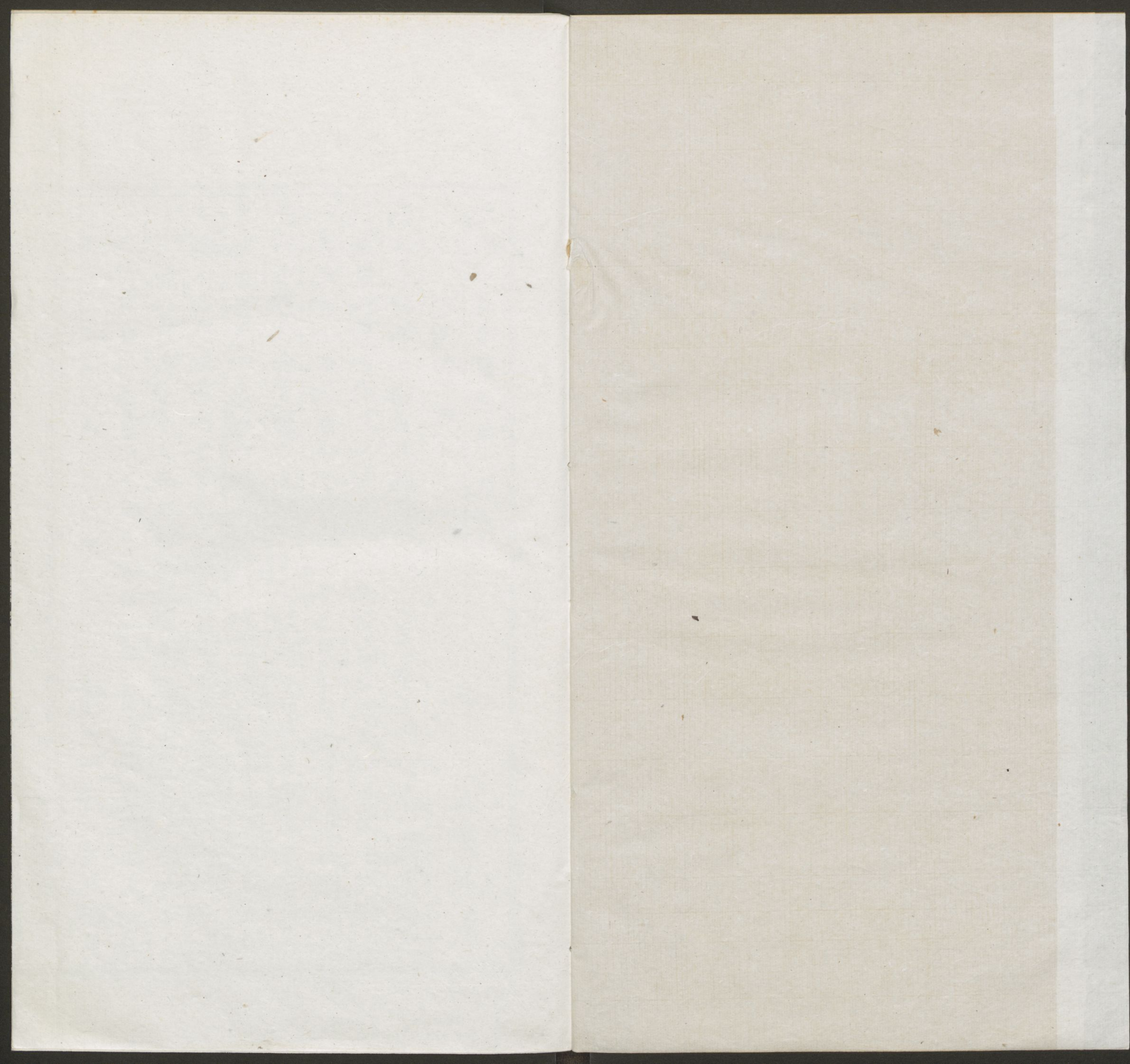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07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六

禮樂 旣言禮

隋文帝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宣尼制法。去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奕葉共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黃。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還。於茲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袞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目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昏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湏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

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兼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采制。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與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勅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

開皇初。息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闕。漢晉為清。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庀人私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玉儉。偏陋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陋。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違。賓興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弊俗。詔曰可。

虞世基奏曰。後周故事。并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負於日月。所以綴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辟日。德在照臨。辰為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自

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准尚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為五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唯孔安國衣質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為五物業質。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為九章。無上三辰。而備十二也。衣標領上各帖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夏制。徵而用之。理將為允。墨勅曰。可承以單衣。

煬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部郎閻毗曰。開皇之日。駕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

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唐太宗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首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即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修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

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以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諸王下馬。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覷。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深慎之。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高宗時楊炯上公卿已下冕服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畏而敷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躰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

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曰。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有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霈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

以龍為首章。衮者卷也。龍德神思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列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

者。從龍之氣也。茄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鷮者鷩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玄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花。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



者哉。

武后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麟臺正字陳子昂。因是勸  
后興明堂。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  
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  
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  
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義其服。然後天瑞降。  
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顛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  
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  
詘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

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迨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  
之揚州。疲主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  
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禘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  
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  
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  
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  
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  
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  
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  
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  
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  
陽。左介。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光。

五更以教孝悌。明詔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熒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暮且見太平云。

中宗時左庶子劉子玄上朝服乘車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襲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用命。則威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鑿

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褰衣博帶。華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裾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祭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絳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

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寇漢珮。用捨無恒。况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有廢。臣懷此異義。其来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宵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俾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睿宗景雲中。諫議大夫源乾曜上奏曰。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述。邇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愆費。而舊典為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德宗貞元十三年。柳冕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日以久疏。斥又性疎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觀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

之議。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違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日不觀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儉。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關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言曰。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宮室為後。又韋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與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闌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道。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

宋太宗淳化二年。諫議大夫張洎上奏曰。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入閣圖。宜令史館脩撰楊徽之等四人。將舊圖比對。錯誤文字。改正。修

畢。却送閣門者。臣伏以朝廷典憲。簡冊具存。近代因循。多違舊式。今陛下以入閣圖。慮文字錯誤。再令比對。即知聖念於臨朝儀注。謹重至矣。臣幸因詔旨。敢貢管窺。沿襲之宜。惟明主裁酌。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隻日常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宸黃屋。至尊至重。故述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鈞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契勘畢。喚仗即自東西

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况國家丕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唯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雙日立。伏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為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入殿。廷東西立。定候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峨眉班。然後宰臣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失。得遵正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始受命。五日一朝。景雲初年。復脩正觀故事。

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由肅宗而下。咸使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靈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宰臣以下奏覆公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鳥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或不能隕身碎首。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靈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大官進食之後。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准前代故事。處分。臣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苟動靜有常。恬和相養。憂勤宵旰。則當躬政於冕旒。端拱穆清。則可怡神於元默。夫如是。聖君嚮明。御極之治。勞逸相均。高明配

天博厚配地。悠久而無疆矣。臣向承朝命。叨居館職。邦國儀注。合預參詳。當文思有截之時。獻虛薄無庸之說。儻裨萬一。雖死猶生。

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為盛焉。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羣臣當坐於朵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具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譁過甚者。並令糾舉。又惟飲賜之典。以寵武夫。大烹之餘。故為盛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感而將校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笑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潔豐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飲賜。得齒高會。宜乎盡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其不恪。又供事禁庭。當定員數。籍姓名。

以謹其出入。酒殺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並從之。

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祕閣校理范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

翰林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宣德門前御道。南至天漢橋。久來設控。桓禁止行人。須立條制。許近上臣僚於道上行馬。近觀御史臺禮院。重更定奪。應出節者為近上臣僚。竊謂宣德門比周之外朝。朱雀門。是唐之皇城。中有御路。躡天子馳道。凡在臣庶。不合得行。漢制。皇太子尚不敢擅絕馳道。蓋尊君卑臣。上下有體故也。今朝廷制度。簡於唐漢。京都御路。止此一處。臣欲望自宣德門至朱雀門。外朝之地。皇城之內。表其中街。以為馳道。應臣庶車馬。並禁往來。惟隨從乘輿。不在禁限。議者或謂契丹人使已曾許馳道行馬。難於改作。臣謂天子

制度。臣子共當崇戴。彼之使臣亦陛下之臣也。設令彼有疑問。則令  
主客者具以實對。質之事體無所妨礙。乞再下有司詳定。  
叅知政事宋庠論入閣儀。奏曰。臣近因與宰臣進呈。吳育文字。伏奉  
德音。詢及入閣故事。臣雖與諸臣等畧陳梗槩。然理有未詳。退而講  
求。敢此條悉。夫入閣者。是唐家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按  
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謂大內為西內。自  
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此宮制度尤為華備。宮之正南門曰丹  
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至大朝會則御之。對比第二殿曰宣政。謂  
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比第三殿曰紫宸。謂之上閣。亦曰  
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  
乘輿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閣門也。若  
以國朝之制相為比况。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

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  
施于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坐朝。御紫宸。即喚仗。自東  
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  
對值。以此為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  
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賜對。若今日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  
知唐家每遇坐朝之日。即為入閣。而叔世離亂。五朝草創。大昕之制。  
更從易簡。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  
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閣  
門有儀制。敕合班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哉。况唐開元舊禮。  
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  
殿為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  
亦有論奏。頗為精洽。臣伏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乞送付兩

制使預加商榷。改正舊儀。雖非要務。亦所以刊謬文。備成式也。  
庠又乞御前殿朔日立仗。羣臣朝服。奏曰。臣聞告朔之義。周家尤重。  
在昔宣聖。愛羊存禮。漢沿周制。合朔朝會。故雖優借大臣。許朝朔望。  
唐制立仗。羣臣背闕。傘入會。藝祖受命。論次開寶通禮。亦著月朔入  
閣之儀。則朔日者為政之端辰。講禮之盛節。國家因五代之亂。承千  
年之統。始勝殘。去殺務從簡易。雖制度既定。而謙讓未遑。五日一參。  
靡分朔望。禁衛單少。威儀粗率。禮典弗振。則朝廷不尊。國容寔廢。則  
臣下不肅。臣愚以為羽衛之設。非矜華侈。所以重主威也。朝會之作。  
非專拜揖。所以飾治體也。臣願陛下上考成。周仲尼之法。下稽炎漢  
李唐之盛。近守太祖開寶之禮。明詔執事。祇案成規。每遇朔日。生前  
殿朝羣臣。旗旂細仗。以次陳設。公卿朝服如儀而罷。如此則臣道肅  
而主道尊。于以示四夷。風萬國。警民耳目。不可闕也。夫禮有以素為

貴。謂其誠慤。有以文為貴。謂其采章。伏望陛下露臣此言。使博士禮  
官得確論可否。講求故實。如曰便禮。即奉而行之。使熹熙顯猷。執競  
丕業。由陛下之馴致也。

庠又論車駕儀衛。奏曰。臣竊見車駕每有行幸。自非郊廟大禮。具陳鹵  
簿外。其常日導從。唯前有駕頭。後擁扇。繖而已。殊無典禮。所載公卿  
奉引之盛。其侍從百司。官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  
事官百許人。執槲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  
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皆垂簾  
外蔽。士民憑高下瞰。了無忌憚。邏司街使。亦不呵止。威令弛闕。習以  
為常。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行之慎。且自黃帝以神功威德。猶假  
師兵為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按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  
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



姓荒殘之弊。事從簡畧。每鳴鑾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寬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于改作之咎。欲望聖慈。專委一二博學近臣。檢討前代儀注。及鹵簿。今來乘輿常時出入體式。於三駕諸仗。內斟酌儀物。增嚴條禁。上以示尊極。次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宜在茲日。

至和元年。直集賢院劉敞論溫成皇后立忌。奏曰。臣伏聞勅旨。為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探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威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啓。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義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

則是貴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道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焉。

御史中丞孫抃等上奏曰。臣等昨聞朝廷欲為后廟四室。并章惠皇后各立小忌。已具劄子論奏。至今尚未降出。臣等伏觀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皇后不祔太室者。皆不立忌。此國家大典。禮大制度。陛下不可不遵守。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是陛下三世尊屬。別廟宗奉。多歷年所。即未嘗有此擬議。今因循之間。遽爾更改。中外聞聽。咸謂陛下因溫成而遂追及先朝諸后。布之詔命。則取四方之譏。書

之史策。則貽萬世之誦。陛下臨御天下。踰三十載。聖功神德。卓若堯舜。今忽錄此一事。遂成非錯。俾盛衰光大。有愧於疇昔。陛下安忍如是。欲望特降聖旨。集百官議定。然後行下制勅。所貴禮典。詳協以順天人之心。

嘉祐四年。尚知太常禮院韓維上奏曰。臣所領職。以同知禮院為名。禮有不正。知而不言。則負朝廷所以命臣之意。而失臣所以事上之禮也。故敢不避誅殛而言。臣誠見溫成皇后廟樂。牲器。僭比祖宗。稽之禮經。則先聖之所不道。質於故事。則本朝之所無有。臣竊聞其時。臣下有以唐武惠妃事上。惑聖明者。惠妃之沒。雖嘗立廟。然至乾元之後。祀享即絕。自當時已知其非禮。豈足為聖朝法式。臣近奏疏。願因親禘宗廟。特詔有司。裁損其制。以全陛下廣孝愛禮之美。封章奏御。累日寢而不下。臣切感之。陛下無謂數楹之屋。兩簋之器。施之未

損於治。蓋聖人所以異等歲。明風教。以觀示天下者。禮存之於此也。如不以臣言為信。則并臣前章付中書門下。使大臣參議。事有可采。乞早賜施行。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昔在帝舜。命伯夷秩宗。以典三禮。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爰及夏商。制作損益。不相沿襲。周監二代。文物全備。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數度紀律。具于六典。於是教化浹洽。獄訟衰息。後之孱王。其所守者。惟祭與弔。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典禮攸出。根本所繫。雖齊桓晉文。立威定霸。必挾王命。以令四方。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于周。有封籍于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疆域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彊。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尔。後至戰國。兵爭禍大。九法盡斁。三綱咸解。

諸侯先焚削舊禮之篇籍而遂借用王章焉。然其維持邦國八百餘年。雖危不亡。將絕復續。非禮何以存之。漢初承秦滅學。盪無條貫。叔孫通採拾遺散。草蒞儀法。而後君臣之位正。郊祀之禮修。宗廟以尊。朝廷以嚴。理道克興。暴亂不作。至於設官分職。綱紀天下。本末條理。教民成俗。使諸侯軌道咸歸于極。則未暇也。孝文接統治。致太平。賈誼勸上宜定制。度興禮樂。而當時將相大臣皆介冑武人。不知治體。沮寢其議。漢氏當文景之世。可謂盛矣。百姓樂業。家給人足。五穀之貨殖。七遷之豪舉。驅扇浮靡。汰盪亡度。閭閻之僭。乃過徹侯。夫以文帝之恭儉務德。具王道而徵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其失由乎富庶而不能教也。逮乎武帝。招延材雋。其文章儀物信義。而制度典禮終不克建。于後兵刑齊用。財貨益急。嚮非叔孫之法維持之。殆矣。由是言之。叔孫氏之功。垂于漢。不在蕭曹之下也。中興之後。稍復增緝。立

明堂靈臺辟雍小學行宗祀養老之禮。和安之世。漸以陵遲。桓靈不君。王制大壞。厥後吳魏異政。南北殊俗。世用多故。文獻不足。唐平隋亂。太宗因開皇五禮。修正頒行。顯慶之初。異同遽起。開元之末。討論甫定。竊詳周官。凡制度施設。悉係之羣職。人存則法舉。上修則下存。事為典常者。則謂之禮。不恭其事者。輒董以刑。表裏相成。本末為用。經國治民。同條共貫。漢唐作者。有異於是。徒能類其篇目。而不屬諸典司。止具乎朝廷之儀。不該乎天下之務。吏民約束。乃別著乎刑書。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夫訓民正俗。不在乎禮典。而在乎刑書。此乃備其末而廢其本。縱其初而要其失。故後王之道。所以異乎三代者也。我國家接衰唐之絕緒。承五季之紕政。德厚流光。海宇大定。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後仁。可以勝殘。去殺。然風俗猶未歸厚。刑罰尚頗繁密。故由禮樂未明。數制未立。王道有所雍

而不備者也。考定鍾律。序正雅頌。布明詔于天下。誠庶民之僭忒。此  
回朝廷深惟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納人於軌物者也。臣聞之  
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禮教民。而不專用乎法也。是故  
禁於未發之謂禮。救於已失之謂刑。禁之於未發者。謂大為之防。使  
無越者。救於已失者。謂養成其俗而後革之。子曰。道之以禮樂而民  
和睦。是故設法而革於既失。不若立禮以防於未然也。今小大之吏。  
凡理民之術。莫不以簿書督責為急務。文巧苛深為善職。聚斂侵漁。  
集以為功。剝刻貧民。竭其膏血。雖刀毫忽。人盡爭之。此乃驅之使相  
吞食。逼之使為盜亂。又何暇孝友禮義之勸。廉恥遜讓之貴乎。故夫  
知理化之大跡。稍能使民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知者。今凡羣  
臣之上計議。條令之下四方。非刑名之科。即財利之事。民不聞乎德  
教。而惟利與刑之聞。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苟取一切無憂深

思遠之慮。由乎所以漸引其心術者末也。方今聖主勵精於上。賢輔  
講道于下。兆民安業。四夷來庭。是可以闢九筵而布政。立園水而宣  
德。益廣天下之庠序。俾習射之禮。隆雅頌之聲。分命大臣。集諸儒碩  
生。因前聖之遺制。考舊禮之沿革。定慈當之一說。以折衷於諸家。芟  
其繁重。以便遵用。自國家損益之法。至吏民等級之度。咸皇家之大  
典。立百世之宏規。且王者受命。必有制作。是故質文互變。忠恭殊尚。  
改正朔。易徽號。別服色。異器械。所以新天下之耳目。振舊物之頹廢。  
又况禮樂之大。固無沿革之理矣。今天下學士所習者。前代之餘制。  
廷列羣臣所引者。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繼天而王。久曠大儀。小臣鄙  
愚。竊懷憤悵。蓋太平之期。難值。英哲之主。間出。臣不勝踊躍于下。以  
至斐然不量。僭陳大議。蓋為明時重惜也。謹採末論。稍近乎政教之  
本者。存數條焉。謹論。

方平又上車服論曰。臣聞為國以禮。莫大乎制度。制度成立。則上下之分定。尊卑之序別。爭奪之患塞。僭亂之害除。夫如是。其理天下。猶示諸掌矣。傳曰。夫名以出禮。禮以躡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在易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若夫以德詔爵。以才居位。是為議德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為制數度。故虞書曰。車服以庸。又曰。五服五章。周官則有五儀九命。以正諸侯之位。以等諸臣之爵。自國家封方之度。宮室門庭之式。宗廟祭祀之法。賓客交接之道。鍾石羽籥之列。几筵俎豆之數。冕服圭籍珮組之飾。車乘旗旒。纓旒之制。牢積饗食之品。裸醑問勞之節。惟事事乃其有制。而後邦國有倫也。是故觀其采章。則人望而畏。辯其文紀。而眾不敢黷。有德者一物可以旌賞。有功者一辭可以寵榮。王者南面而治。惟名與器而已。漢世車服頗存周舊。自士已上。帶裳冠舄。而皆乘車。以馬為駢。

服。異其輪輻衡。輓轡。惟裳以彰等級之度。自江左至隋。儀物未替。而中原永嘉之後。五胡雜處。先王典禮。藪亂無遺。元魏高齊。增為奇詭。與裳制度。於古無說。隋氏一統。稍復舊儀。車服等衰。差為四品。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其二公朝服。進賢三梁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標。白練裙襦。絳蔽膝。單帶金飾。鈎釵方心。曲領紳帶。玉鏤劍山。蒼玉佩綬。烏皮舄。笏用象牙。乘車油攄。朱網。是時內外百官。文物有序。貴賤士庶。較然殊別。至煬帝數事。巡幸。屢興師役。百官行從。皆服袴褶。始詔隨車。駕涉遠者。皆戎衣。以五色表貴賤。烏。唐侍臣服。令雖略比隋制。蓋陪祭朝享元會大事。乃具服。其讌見進對。折上中。紫纈袍。環帶。擊囊。佩烏皮靴而已。始有乘馬之服。蓋車不復御矣。相承至今。為。臣聞古先聖人制禮之意。為冠冕。以莊其首。為履舄。以重其趾。行步則有銜牙之聲。登車則有和鸞之節。是故斯頌而必在禮矣。夫

貂而騎趙武靈所為胡服也。靴胡履也。合袴胡袴也。傳曰棄衣冕而  
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尊卑無章。民何効焉。苟曰便而已矣。天下庸  
得不馳騁而狂亂者歟。今郊祀大禮。天子駕玉輅。而王公百辟皆法  
服騎從。此禮之尤失者也。臣觀漢儀。雖守令之卑。皆有從車。唐景龍  
中。皇子將行。釋奠於太學。有司草儀注。後臣皆衣冠乘馬。時議者以  
為馬本用於軍旅。戎服而乘。貴於便習。長裾廣袖。紆組鳴玉。非馬上  
所宜。其儀遂寢。况國之盛禮。天下所觀。是宜示之以尊卑。顯之以秩  
序。而所輔相之重。雜於騶騎之羣。豈所以彰朝廷之尊嚴者哉。又中  
織文締繡。自公卿大臣。以為朝服。而卒校胥史。為制一等。其羅縠綺紈  
實踰於貴戚。臣聞周官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臣愚以為宜約前世  
之禮文。詳定方今之制度。大臣復依漢晉乘車。駟馬。增異冠服。卿大

夫士以品式差降之。貴則備物。卑則略焉。其卒校胥史。盍稍擢省其  
製。令有所殊異。不相疑雜。則上下不相襲。朝廷之道尊。等級自隆。居  
然崇陞之象。紀章自辨。無復假器之譏矣。

福建路轉運使蔡襄上奏曰。臣伏聞陛下為溫成皇后立忌。臣竊謂  
聖人制禮。所以明輕重尊卑之節。過與不及。皆曰失禮。故太常設官  
職在檢詳。陛下臨御天下三十餘年。動遵典法。聖德之盛。明如天日。  
近者溫成皇后薨逝。事不下禮官詳檢。既已施行。雖有過當。無由追  
改。今又立忌。考之於禮。未為適中。伏以孝章淑德。章懷四后。於陛下  
為伯祖妣。為皇妣。其屬之尊如此。向來奉慈。皆不立忌。溫成皇后生  
則為妃。後乃追冊。於陛下為卑幼之列。不應立忌。伏望聖慈。追還勅  
命。庶乎天下之人。知陛下以禮斷情。合於中道。

知太常禮院蘇頌請重修纂國朝所行五禮疏曰。臣竊惟方今聖治

日新。百度修舉。其在朝政。固無可措言者。然詔旨開納。不容自嘿。輒敢以平昔所懷。一二狂瞽。仰塞明詔。臣伏見國朝以來。制作禮樂。上采三代。下迄有唐。損益節文。簡冊具載。而前後禮官。纂集類無法制。或直載一時所行。或雜牘歲月。條目相錯。本末不倫。臣竊考之六經。在禮有三種之別。周官著有司典領之事。儀禮載升降隆殺之節。戴記敘古今因革之文。雖聖賢作述之不同。而語其歸趣。實相為表裏也。後世言禮者。皆不出此三體。漢晉洎隋。雖代有作者。而苟簡一時。法制無取。唐明皇命學士等。因正觀顯慶所修五禮。討論刪改。集成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行於累朝。設於科舉。傳其學者。則有義鑑義羅之類。比於近代之書。最為詳悉。故今世漢晉洎隋皆無傳。而開元禮獨不廢者。以其法制存焉故也。太祖皇帝特詔儒臣劉溫叟。盧多遜。扈蒙等。祖述其書。傳以今事。仍加增損。是成二百卷。是為

開寶通禮。又有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要。仍依開元禮設科取士。逮今官司遵用。斯為不刊。况之六經儀禮之別也。然此特一經也。在於有司典領之事。古今沿革之文。猶闕而不立。故舉行之際。尚或未備。自開寶以後。百年之間。累聖躬行。聲明寔盛。非有繼述。後世何觀。嘉祐初。太常歐陽修奏請編撰。彼時臣任博士。職預纂修。常以恭謝一門。分為三目。其一。自降御札。公卿百司奉行辦備之事。謂之有司。其二。自前期陳設。至裸獻禮畢。謂之儀注。其三。采古今曲臺論議。更創之制。謂之沿革。以此一門為例。他悉倣之。修已議定具草。會臣罷禮官。領他職。復奏姚闡。蘇洵。繼掌其事。闡洵離析舊文。更立新躰。撰成一卷。是為太常因革禮。雖稱簡要。幾同鈔節。姑可以備有司之檢閱。誠未足以發揚聖朝制作之盛也。臣伏觀陛下留意典章。修舉廢墜。前歲詔命近臣詳定禮文。自郊廟至於羣臣朝會。與夫燕享器服。

之名數。舞樂之形容。考古揆今。審求至當。皆三代之所放失。漢唐之所闕遺。斷自清衷。舉行殆遍。固當著於典訓。與六經並行為萬世矜式也。臣不勝願幸。欲望再命諸儒討論國朝以來自開寶通禮至近歲詳定禮文。以有司及儀注沿革。依三禮隨類分門。著為大宋元豐新禮。付之太常。頒於學官。使博士弟子講習大義。或施於科舉。則數歲之後。必有詳練。疏通之人。上副拔擢。可以為朝廷講議之官。庶幾天下向風。皆知禮教。謙恭擗節。不學而能。於變時雍。可跂而待也。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論後殿起居劄子曰。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為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舛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

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為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扆。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寢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為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又上論階級劄子曰。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察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



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照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悻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二年。光又言。濮王典禮。劄子曰。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邠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唯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

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為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年月勅。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

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踰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狃奸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宗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光為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曰：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大夫人王氏、襄國大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先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躰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

大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先又論濮安懿王稱安懿皇。疏曰。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審或如此。切恐不可。陛下既為仁宗後。於禮不當顧私親。臣先時言之以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為皇者。自漢哀帝為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為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為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為親受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躰。又安足以為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

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切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苟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切以為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為諫官。然曷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

四年五月。光又乞宰臣押班。一依舊制。疏曰。臣伏觀五月七日敕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敕命指揮。永為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

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寮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遇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遇辰正。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寮師率。百寮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之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即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牌上。秋分後。遇巳牌上。並依本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九

奏議卷之一百十九

皇清同治元年

